

新 太 陽

安向泓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新 太 阳

安向泓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太阳/安向泓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12

ISBN 7-81056-743-8

I. 新 ... II. 安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7443 号

新 太 阳

安向泓 著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68932751 传真: 68932447

印刷者: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375

字 数: 464.5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743-8/I·5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这本书从第一稿写完到现在几经修改，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这时间太长，以至于有的朋友说这书过时了。我说：“这么长时间仍有要表现的内容，想说的话，说明是有生命力的。”有朋友问我：“你的书为什么叫‘新太阳’？‘太阳’还有新旧吗？”我说：“有啊，今天的‘太阳’和昨天的不一样。‘太阳’在这本书里代表创新的精神，代表着美好的未来。”有朋友问我：“你描写的人怎么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呢？”我说：“尝试着从人性、人品、人格、人情、思维、境界、情感、情操、情境、世界观、人生观、信仰、道德、道德理想、道德意识，多方面、全方位、理想化地描写一个或多个人的成长历程，在表现上，我有自信。”

有朋友问我：“梁华最后是什么结局？你这本书的结尾没看见逗号，也没看见句号，甚至也没看见省略号，怎么着你也得给个交代啊。”我说：“梁华的现实生

活本身说明了问题，或者说她的生活轨迹有她自身的客观生活逻辑，这不是作者能够主观臆造得了的。所以，她今后发展的必然性是不言自明的。”

在此感谢为此书出版给予帮助的人们。

2002年9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险境催生桃花绽 报喜金鸡破晓鸣	(1)
第二章	岁月难留学无尽 有恒不落醉梦中	(59)
第三章	全妇道小青出世 李飞剑巧遇张晶	(109)
第四章	孙钰琴痛说命运 刘秀芬为国捐躯	(166)
第五章	顿悟如今惊回首 最难割舍亲子情	(229)
第六章	器小易赢非君子 关津寒处赞无词	(301)
第七章	真心自有天知道 仁德须加累积成	(372)
第八章	明大义威武不屈 临大节贫贱不移	(451)
第九章	宿将本当还山去 日出云静江水平	(532)

第一章

险境催生桃花绽 报喜金鸡破晓鸣



在1978年夏秋的一天傍晚，A市102化工厂污水处理车间灯光明亮，彩旗飞舞。一队青年工人唱着歌，精神抖擞地站在一面火红的大旗下，这面旗子被秋风呼啦啦吹展开来，旗上金黄色的几个大字“青年突击队”悦人眼目。

随着歌声的停止，青年突击队长、厂团委书记宋江晨走到队前，他认真地看了大伙儿一眼，清了清嗓子高声说：“咱们进厂有7年了吧，不用我说，大伙儿也知道今儿这活儿的利害，凭你给多少钱民工都不干这种活儿，说那点儿钱还不够买命的。这污水池不清行不行啊？”“不行。”大家齐声喊着。

宋江晨满意地扫了队伍一眼，从胸腔里舒出了一口长气，接着说：“谁都知道检修必清这污水池，污水池不清咱厂就开不了工，停一天工国家损失几千万元钱啊。”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盯着队长，队长的眼睛也紧盯着这些年轻小伙子们。此时，周围安静得只听见风吹旗子响。这是化工厂里少有的静，只有停车检修才特有的静。宋江晨接着提高了声音，像是给大家壮胆似的喊道：

“所以，这个活儿只有由我们青年突击队来干。待会儿下去以后如果谁感到不舒服，就赶紧上到地面上来，由小卫负责送到医务室去，千万别硬挺着，听清楚了吗？”听见大家都一起答应着，宋江晨挥了挥手说：“好，现在请大家带好安全帽，穿上胶皮裤和靴子，跟我下去。”

此时，20几个人正一声不响地迅速穿戴，听得一声圆润的女声高喊道：“等一等”，这声音划破静谧，使大家齐唰唰地转过脸去。

只见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车还没停稳，就从车上跳下一个姑娘，她通红的脸上满是汗水，手里攥着笔记本，三步并两步跑到宋江晨面前，大声问道：“这里是你负责吗？你是宋队长吗？”

宋江晨给站在他身边的一个队员扶正了安全帽，笑道：“我是宋江晨，是这儿的队长，你是谁家的孩子？到这儿干什么来啦？”这一问引来了好一阵哄笑声，姑娘的脸更红了。她忍了忍没有发作，一字一句郑重地说：“我叫梁华，是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刘主任让我来采访你们，发简报。”宋江晨笑道：“刚来的吧。”梁华点了点头。“小卫，你带这位‘记者’在污水车间里转转，给她介绍一下情况。”宋江晨话音没落地，应声跑来一个胖姑娘。“记住，不能让她下去。”小卫清脆地说：“知道啦。”宋江晨带好安全帽，顺着水泥阶梯往污水池下面走，快到进口处他回过头来，朝梁华微笑着看了一眼，随后径直走了下去。

梁华发现看着自己的这双眼睛非常漂亮，但这双眼睛传递的信息与这个环境却是那么的不相称。她楞了一下，忽然想起自己的任务，也顾不得想其它的，甩开了小卫拉着自己的手，抄起一条胶皮裤就往身上穿。急得小卫一把拉住梁华的胳膊，恳求道：“你千万别下去，女人不能下去。”梁华奇怪地问：“怎么？这干活儿还分男女？”小卫一指那个污水池神秘地说：“那下面各种指

标都严重超标啊，咱们没有防护措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听说有几种化学毒素，对女的不好，我也弄不太懂。”

梁华用另一只手从自己胳膊上拿掉了小卫的手，激动的情绪被小卫一说更加不能控制。她冲动地说：“他们不是下去了吗？我不下去，回去写什么呢？”她顺着阶梯几乎小跑着往污水池里下，只听小卫大声喊道“中了毒你就不能生小孩子啦，会流产的。”

污水池里的水已抽掉了，但仍有一尺多深的残留污水和两尺多深的淤泥，青年突击队的任务是，将这些污水和淤泥用桶掏出污水池。梁华还没有进到池子里，就已被里面冲出的气味呛出了眼泪。她生怕被人看见，赶紧用手抹了一把，刚擦了还没走出一大步，泪水又夺眶而出，擦了又流，怎么也不能止住。梁华气得干脆不擦了，任泪水一个劲儿流下来。她穿着过膝的大胶皮靴，艰难地下到污水池底，强忍着剧烈的恶心，头晕，她手里紧紧攥着的笔和本都在抖动。

梁华透过泪眼环顾四周，这是一间 100 多平方米的水泥地下室，除了通污水的各种管道以外，只有两个与外面连通的通道，被两条水泥阶梯连接着，直通地面。这里面的气味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透过灰蒙蒙的灯光，可以看到宋江晨和队员们把污泥装在桶里，一个传一个地传到地面上去。这里没有人说话，汗水泪水顺着他们苍白的脸往下直淌。梁华忽然感到手里的笔和本儿一点用处都没有，此情此景，已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铭刻在她的心目中，今生今世也不可能忘记。梁华索性把笔和本往胶皮靴里一掖，加入了劳动行列。

第二天中午，梁华正在食堂角落的一张桌子旁低头吃饭，宋江晨端着饭盒坐到她的对面，笑道：“还行，挺过来了。”梁华问道：“简报看见了吗？”梁华急切地注视着宋江晨，盼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家承认。只见他略清了清嗓子背道：“夜露霜青月将

圆，挑灯展旗污水站。淬泥两尺熏人倒，一丈蒸笼味难言。艰难擎起英雄汉，水污方显共青团。团旗指处歌声起，战罢龙巢又攻坚。”“你把后头的小诗都背下来啦。”梁华惊喜地红了脸。

宋江晨不由得打量起这个女孩子，在污水站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她的美貌超群，但当时自己重任在肩，没顾得上仔细打量。现在看她，一对细长呈淡蓝色的眼睛闪着坦诚的目光，皮肤白皙，小嘴殷红，鼻梁笔直，秀发油黑，身材修长，体态轻盈，整体上给人一种晶莹剔透、润泽柔媚、书香文静之感，但在她那美丽的眼睛上面，却长着两道飞向双鬓的剑眉，又给她整体的温柔中加进了一股英气。宋江晨在心里叹道，老天，水水灵灵，活脱一个下凡的仙女。梁华此时也在打量宋江晨，只见他中等身材，白净脸，深眼窝，高鼻梁，厚嘴唇，显得高雅，风度翩翩。忽然，他们互相不好意思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自然都赶紧低下头吃饭。

“喝，吃得真香。小宋，近来你那胃还闹腾不闹腾了？”厂办主任刘毅亭边吃边在两个人的中间坐下。

梁华的脸不知为什么红了。宋江晨用勺子指着刘毅亭饭盒盖上的糖三角笑道：“你看你的肚子，还吃这玩意儿，不怕再发胖？”“嗨，”刘毅亭手一挥：“咱们食堂的糖三角吃了发什么胖？咬一口没糖，咬两口还没糖，咬第三口糖过去了。”梁华和宋江晨都笑了。刘毅亭转过头来一本正经地对梁华说：“小梁，下午裂解车间开大会，你去听一下，回来发个简报。”梁华答应着，3个人说笑着继续吃饭。

二

裂解车间是一个有 300 多人的大车间，也是梁华曾经工作过

的车间，现在这个车间的大部分职工都在大会议室开会。梁华一进会议室的门，就见自己工作过的分析四班的姐妹们坐在会议室的后面，小兰正朝自己招手呢，就径直走过去，坐到了人群里。

此时车间党支部书记张哲正在讲话，他板着脸说：“我们车间被评为全国的 17 个红旗车间之一，全厂学裂解，我们怎么办？对，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更好。昨天，我们开了支部扩大会，找出咱车间 12 个方面 72 条差距，下面我先把四个具体问题跟大家说一说。”

小兰用胳膊肘捅了捅坐在她身边的班长慧明，把脑袋向下低了低，同时压低了声音说：“你听听，愣有 70 多条，我看还少点儿，再多找点儿凑 100 条多整齐。”慧明的头依然看着前方，她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只听书记接着说道：“咱们 412 泵交接不认真，好表交成坏表，而且连续交了 4 个班。反映出队伍作风差。第二个问题，武装部打靶，6 点出发晚 8 点回来，有的青年就要倒休，去年，全车间加班 4080 个工作日，没有人要倒休。第三个问题，有个操作工听报警器响了，用脚踩解除按钮。第四，青工出徒后出现了恋爱热……”

梁华环顾四周，打量着布置一新的会议室。会议室正面墙的中间，高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一幅大红金字对联，一边写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另一边写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左面墙上，两面大红金字锦旗，上写着“从难从严敢打硬仗的红旗车间”。右面墙没有窗子，墙上挂满了奖状和锦旗。后面墙上挂的是马、恩、列、斯四位领袖像。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的庄严。使你一进入这个环境，精神就不由得振奋起来。

梁华禁不住想起一年前自己刚分配到这里的情景。那时，四班长是现在的工段长刘秀芬，当时她拉着自己的手介绍说：“咱

们的任务是把从装置上采回来的样品分析出来，准确地写出数据再送回到装置上去。”梁华想到这儿，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不由得看了刘秀芬一眼，只见她笔直坐着，面无表情。刘秀芬中等身材，相貌平和，待人接物、言谈举止适中。

高副厂长的大嗓门把梁华从回忆中唤了回来，他一口锦西话：“我就说件小事，从屋外坐到屋里，这不是很容易吗？可有的人就是做不到，你屋里坐得再好，他们坐外边的不是给影响了吗？这就是缺乏整体观念。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干部看得顺眼呢还是不顺眼？要是顺眼可就麻烦了。这一点咱们不如制苯车间，人家14个班，一开会坐得齐刷刷的。”他的话引起了满屋子人大笑。“有问题还笑！人家越学我们的长处，我们就越要找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步。石化在我国是个新兴工业，所以专家学者们叫它朝阳工业，我说我们既然干了这一行，就要有志气，要干出成绩来。我还是那句老话，我们不能辜负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期望。”他越说越激动，大手一挥，引起好一阵掌声。梁华一边笑一边不停地记录着。

散会后，梁华找到四班的姐妹们一起到食堂吃晚饭。突然食堂的喇叭里传出小提琴那悠怨的声音，因为这里每天播放的都是革命歌曲，今天放的这首曲子许多人从来都没有听过。此时，梁华与分析四班的全体人员正围着一张大圆饭桌刚坐下来吃饭。小兰听了听，翻着圆眼睛问坐在她身边的张晶：“呃，播的什么曲子阿，听了怪堵心的。”

张晶的脸拉得老长，她懒得回答小兰提出的这个弱智的问题，半天才慢吞吞地答道：“《梁祝》。”小兰又问：“什么叫《梁祝》啊？”张晶本不愿意回答小兰的无知问题，但被她缠得没有办法，只好补了一句：“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小兰还是不理解，继续追问：“谁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小兰听不懂就紧着

问。大红见张晶爱搭不理的样子，生怕小兰受冷落，就抢着说：“这个我可知道，你听过前几年批的《水浒》没有？那就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三打祝家庄。”小兰没想到在农村长大的大红，竟比自己知道的还多，赶紧接着问“三打祝家庄？为什么叫与祝英台呢？”大红想了想“可能那里头有个女的叫这个名字吧。”

小兰怀疑地看看大声吧唧着嘴，嚼着馒头的大红，又回过头来看看张晶。张晶没有说话，只是动了动嘴部的肌肉，咽了一口唾沫，压下了一个讽刺的微笑。小兰又看看刘秀芬，只见刘秀芬似是而非地冲自己温和地点了点头。再看梁华，她的头简直要低到饭盒里，眼圈红红的，右手漫无目地的扒拉着米饭，楞是一口没吃进去。又见慧明白了梁华一眼，嘀咕了一句“小资调儿。”看到这些小兰也不敢再问了，她把米饭和菜往一起一搅和，就大口地吃起来。

三

这些日子不知是什么原因，刘秀芬的脾气有些烦躁。尽管她已被提升为分析工段的工段长，管着6个分析班，不用再三班倒，可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连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了。

刘秀芬从一参加工作就在四班当分析工，后来当班长。当了段长以后，按照规定刘秀芬可以搬到上正常班的宿舍去住，但她舍不得离开四班的姐妹，没有接受组织上给自己的特殊待遇，仍旧和她们住在一起。

这天轮到四班上白班，下班后吃完饭大家都在宿舍里干些杂事。宿舍是里外两间平房，每间睡4个人。梁华、张晶、艳玲、李新住在里间，小兰、大红、慧明、刘秀芬住在外间，小兰的床与大红的床首尾相连。这时小兰一面翻东西，顺手拿起一个苹

果，眯着小眼睛神秘地对着大红看：“大红，劳驾，请教你一个问题。”大红正端着盆要去洗衣服，回过头来：“有话直说，有屁快放，别耽误了我的事儿。”“你说这苹果怎么半拉红半拉绿呢？”一只苹果在小兰手里来回转着。“这还不知道，朝老阳儿那面红，背着老阳儿的那面绿呗。”大红黑里透红的圆脸上，一副不屑的神气。小兰笑着，胖胖的脸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她抓起一把山里红呵呵地笑着：“啊，知道啦，闹了半天这山里红敢情是转着圈长的。”大红气得放下盆，抄起扫帚追着小兰就打，把前来凑趣儿的艳玲和李新笑得前仰后合。

刘秀芬没有听见房间里的吵闹，她坐在床上，正在拼命翻一叠近期的报纸。昨天，高副厂长在车间办公室与张哲书记谈话时，刘秀芬进去给厂长倒茶，一进门她就听见张哲痛心地说：“从现在报纸上宣传的观点来看，“文革”期间逍遥派算是值得称赞的了，可是对以后的各种运动，共产党员是不是应该争做逍遥派呢？难道有哪次运动不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吗？现在，我这个当书记的都想不通，怎么给下边做思想工作？”当时刘秀芬震惊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把水倒在茶杯里，就那么晕头晕脑地出了办公室。

刘秀芬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的爸爸妈妈在南京一个科研单位工作。在她8岁那年，不知道为了什么，她的父母在忽然之间竟然相继去世。没有人告诉刘秀芬她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一年以后，爷爷奶奶经不住这样的打击，也相继去世了。9岁的刘秀芬一直跟着居委会的大妈们，吃政府的救济，生活和上学。她上学上到高中二年级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她就听大妈们的话，为了尽快自己养活自己，她才留在街道厂参加了工作。刘秀芬在18岁上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市里新建大型化工厂，她又服从组织分配调到此处。从懂事起她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组织上号召晚婚，如今她都28岁了，还没有搞对象。平时在工作上她从来都是听书记的，因为书记就是组织的化身。眼前，她所依赖的书记嘴里说出的话，让她吃惊不已。这些日子，她的所见所闻都在变，由于港台流行歌曲和影视的进入，带来了许多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开始盲目崇拜物质世界，在刘秀芬看来就是拜金主义。更可怕的是，在人们从一个对精神世界的迷信突然转向一个对失去人情味儿的物质世界的迷信中，进而发展到对过去信仰的怀疑。但现在不像从前了，组织上并没有批评这种行为，《人民日报》也没有评论员文章，书记也同样陷入了困惑。刘秀芬心中的圣殿受到了冲击，她感到真是到了是非曲直要自己判断的时候了。刘秀芬产生了一种没着落的感觉，她的太阳穴突突直跳，脑子里乱糟糟的，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这会儿，梁华和张晶正坐在里间窗前的桌子两头聊天，外面的喧闹并没有影响她们。

梁华两只细长的手交叉着放在桌子上，微微向前探身道：“张晶，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没听你提起过你的爸爸。”梁华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所以，爸爸对她来说只有几个片段的印象，除此之外几乎是个空白。梁华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她同学家中“父慈子孝”的场景而激动不已，她渴望着父爱。听了梁华的话，张晶往后一仰，整个身体顺势倒在被子上，她两眼看着屋顶苦笑道：“我小时候是在我姥姥家长大的，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多。但我爸没有什么好谈的，他这辈子好像是专为坐牢来的，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被关了8年，因为他是共产党嫌疑犯，解放后又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被关了12年，因为他是右派。我小时候都没怎么见过他。”梁华羡慕地说：“那你也有爸爸啊。”

艳玲乐不可支地看完大红和小兰的闹剧，继续嗑着瓜子回到了里屋，一进门她正好听到张晶的话，随口接过话茬儿：“那多好啊，不用上班了。”艳玲长得很漂亮，肤色微黑，大眼睛双眼皮，浓眉大嘴大高个儿。她就是不爱上班，一天到晚说身体不行，哼哼唧唧，三天两头儿请假。这时慧明在艳玲身后叫道：“我说姑奶奶，你歇会儿行不行？又嗑了一地瓜子皮，你又不爱扫地，一会儿大红回来看见了，你们又得打。”张晶白了艳玲一眼，站起身拉着梁华就往外走。

在她们宿舍对面，是一片小杨树林，这些杨树是春天共青团员们利用业余时间种的。此时，杨树林一片油油嫩绿，孕育着无限生机。她二人顺着小径慢慢地向前走着。梁华问：“这几天没看见你背书啊？”张晶伸了个懒腰道：“看不下去，宿舍里太乱。”梁华说：“那你就到这里来看嘛。”张晶回答说：“要是上白班早晨就过来看一会儿，上别的班就吹了。”梁华又问：“快考试了吧。”张晶回过身来倒着走路，看着梁华她说：“下个月就考。你真的不考了？”梁华看着树梢说：“我想明年再说，现在这个新工作我挺满意的。”张晶问道：“你快搬宿舍了吧。”说到宿舍梁华挺高兴，她真的嫌这里太乱没法子看书，她笑着回答说：“过几天搬到2号楼去。”张晶忽然站住，一本正经地对梁华说：“咱们厂那个团委书记叫宋什么来着，他最近怎么老找你，你要小心啦。”梁华红了脸没有说话。

四

每天必开的交接班会，今天气氛特别紧张。刘秀芬板着脸，倒背双手站在桌前训话：“通过昨天考试，发现有的人在做酸、碱滴定的时候，自己偷着改数据，她一看做出来的两个数据差

别大，就按自己的意志改了。这是极不科学的态度。做为一个分析工，最忌讳的就是改数据，改数据就不配做分析工。分析样品是科学，不能主观上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请大家切记这一点。”

四班上岗后，艳玲双手交叉在胸前，她活儿也不干，气呼呼地嘟囔着：“冲我来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拿我当垫背，这种人一辈子也找不着男人。”

小兰跟刘秀芬最好，听了这些话早已气得浑身哆嗦。小兰想，连刘秀芬这么好的人你都敢骂，也不怕遭天打雷劈？她环视了一下分析室，此时张晶正用天平称化学粉剂，连头也没抬一下，一副“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架势。李新正做酸碱滴定，一点儿也马虎不得。别说李新她正干着活儿，就算她手里没有干活儿，她也是个老实巴交，笨嘴拙舌的人，打架的事跟她就着不上边。班长慧明和大红此时正巧到装置上采样儿去了，没在分析室。小兰心想，合着就骂给我一人听那，忽然她眼珠子一转有了妙计，只见她一扭身出了分析室，迎面遇见大红和慧明提着样瓶说笑着走来。

小兰把大红拉到一边，踮着脚咬着大红的耳朵如此这般的一说，大红立刻火冒三丈。她把样瓶递给小兰，三步并做两步跑进分析室。一进门就听见艳玲的骂声，大红把工作服袖子一挽，两手往腰里一叉，厉声问道：“你骂谁？”艳玲见大红这个凶样子，吓了一跳，顿时在心里先虚了许多，她发怵地小声回答说：“谁拾骂就骂谁。”大红气得直抖，她朝艳玲走去，嘴里说着：“我看你是满大街找烟头，找抽哪。”说着就到了艳玲跟前，她抡拳劈头盖脸就打，却被赶进来的慧明一把抱住。

艳玲见大红已被抱住，登时大哭起来：“好啊，你敢动手，你打，就让你打。”说着就低头往大红身上撞。此时李新放下烧